



15
1575
8

止



冊八
號五
函三

門 15
號 1575
卷 8

歸藏山
房序書

歸藏山
房序書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目錄

談異七之四 凡五十九則

藏山崎

歸藏山房序書

善慶菴老僧

萬歲

命名

東野氏

獨角青牛

前定

南宋國學

秦羅子孫

祀王右軍

蜂分日

鬪駝鬪象

董宗伯

鄭刺史祠

造書

墜石

濮陽蘇氏

黃衣人

湯學士夢

蔡氏狀元

盜易經

吳漢槎

羊馬

赤蝦子三都

準字諱兩見

師生同姓名

吹笛

青鸞

念佛鳥

鏊字擗字

悅

刀圭

風磨風扇

筆蘆

捉臥甓人

正德錢

閩羅

虛實

犀角刀子

關壯繆現身

陸舟

獸種

官銜

博野婦人

不敢欺

三西湖

天醫

火神

鴛鴦鏡

鹿盡心

內江石壁魚

松頂生蘭

驢駒媚

姓異

劍俠

八才子圖

濮州女子

蒲回子

靜寧州道士

王九臯

卷二十三目畢

也七馬炎卷二十三目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

談異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高都姪廷掄簡菴較

善慶菴老僧

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畱偈云者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萬歲

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襲下車拂矢。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

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州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瘕疥疵瘞蟣虱狗彘掉尾姓昭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籛際髡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東野氏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爲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弟晞又六代灝弟淳七代縉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輪軌轅三代無化等名必出杜撰無疑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廐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啓浚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閣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爲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興兄弟事甚奇老學菴筆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爲外郡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卽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卽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梁錄又云景靈宮卽韓蘄王賜宅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卽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爲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姓嘗著滇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立道陳始言於賽典赤名瞻思丁建孔子廟置學會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後立道卒官與賽典赤并祠鄯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爲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

漁人何爲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謝臯父喻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趨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鬪駝鬪象

圭塘小藁有鬪駝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致鬪者康熙

中 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鬪虎竟爲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徵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詫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王璜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玉生字稚歸次鳳翔橫水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暘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葛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蝟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間無人跡繫馬堦檻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

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忽墻下窸窣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刃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牀几，不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樞耳，踣其中，豔豔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刃出其左脇，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旣而形隨目囑，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爲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

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王生予門人。

造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日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佉盧，風吒書，隋言驢唇也，西域有驢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爲儒童菩薩之類。

墜石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尚書蔭祖報疏。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穀原兵侍祐始以進士起家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槩重百斤至今尚存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神果即日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曰當為汝查勘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斌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鴻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

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
大書一一字後其孫奕琛爲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奕
琛子啓傳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啓賢子升元康熙
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
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時其父夢
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
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
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
壽至百八歲豈卽其人耶

瓷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爲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窰戶造青瓷
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
蒲城王孝齋練官益都令曾見之

吳漢槎

吳江吳孝廉漢槎兆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
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箸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
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
碁子一枚乃碑礫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
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爲一流人所碎碑文
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文學盛於東觀云

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脛骨率用初冬季春未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剡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褥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暎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飲以米藩七年可御口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見唐書周嬰厄林云太平廣記引談藪作隴種千口羊詩紀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都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諾臯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皆棲大樹即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猪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在左腋下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壟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為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

飛此當卽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至今相沿不易
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又官
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
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
已用准字唐韻二字竝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
懷繩與准鈎准繩文子放准尋繩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翃李益門第文章往往有之
然不聞師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

英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內辰會試編修馬
殿聞鳴鑾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河南人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閭巷有人以賣餅爲生吹笛爲樂僅
得一飽資卽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
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旣入手遂
不聞笛聲但聞籌算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
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
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鶯烈鴛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

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爲鹿觸死唯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按王得臣麈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鸛鶴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爲作占詩一篇

鏊字擗字

鏊魚到切字書曰餅鏊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門咨於衆叅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熱鏊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鏊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擗字亦俚語

悅

塵史謂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婦人服飾獨言悅者按內則注云悅婦人拭物之中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悅而戒之徐太室徑定野有死麕爲淫詩甚有理

刀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里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剗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卽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風磨風扇

西域拾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墻為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墻迎風室中立木為表木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動不拘東西南北俱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舊麥懸杵搗新粳又有風扇於帳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錄載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以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許遍身棘刺葉網如藍清秋露降綴於枝幹甘加飴蜜可熬為糖名達郎石賓即甘露也

筆蘆

姑熟青山李白慕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續溪舒頓道原有

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

頓元末人有華陽文集七卷

捉臥甕人

昔見朱竹垞詩詩云捉臥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棊格金龍戲格等名如悟所謂

正德錢

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僞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閩羅

世傳趙定宇馮具區皆為閩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四維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

幕恐背

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爲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爲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卽送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徧體作種種香當已證菩薩果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執才先兄以悲憤歿豈其微乎

虛實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義神實羅萃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犀角刀子

周嬰卮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郟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過害騰謫牂牁建安永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殊甚衆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爲忽遇一人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呪令見察時但俯伏指訣言犀角刀子指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指之而密誦呪七遍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隨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爲縣令所羅織庭獄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指訣誦呪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袁太常密山景星言順治丙申年五月廿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髯，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尚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陸舟

失天星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舖，屬大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舖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處，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虫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黃牛羊產身六月生，廣志云：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云：諸者效七月生，蓋獸種也。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兩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

屬卽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博野婦人

郭宮庶快圃菜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云。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章，顏率謂秦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三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會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號曰蘇堤，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堤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又三西湖也。

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恍惚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敬說。

火神

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牕隙竊窺之，見案邊二燭，卓立

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心恠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入隨有二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雜還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書冊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臥處衆皆從之忽舉牀四腳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之楊始甦起視門戶扃鑰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歸數日火大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耳楊後中鄉試

鴛鴦鏡

楚人王蘭士者嘗遊江西一口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門忽洞開見翁媪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許人旁列復有二翁媪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願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已而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可及也坐者沉吟釋之王忽噉發聲遂無所覩長髮鬚將行忽有年少持一鏡入拜祠下某恠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展轉間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恠某告之曰汝公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卽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鹿盡心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挾乩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傷甚衆而病不減因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被害之家共寘方士於法

內江石壁魚

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甲西蜀順治末^邑孫冀應熊爲成都知府好作擘窠大書一日至內江謁文廟愛石壁之奇書而饒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魚十餘頭游泳其中見風水涸魚皆化爲石自是科第不振炙輠集載有人以石子壓紙或見欲得之酬價二十緡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又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陶穀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魚躍出死目是研丸復潤澤矣

松頂生蘭

予門生翰林湯西厓^右嘗於湖南永州道中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亘數百里有蘭寄生長松杪極間可徑丈歲幾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蘭鋪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驢駒媚

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

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狗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
媚婦人帶之能媚

姓異

一兩雙五六七柴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
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爲笑不過音
同耳

切俠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
扁鐫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
丞怒亟責償官吏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
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

虞初新志卷九所載
相同

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
漫問之叟忽曰君之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
車子乘我君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
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
一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
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
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
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
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
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
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

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日子三餐皆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愴恍疑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人移時傳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見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劔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聞之望江龍簡討熒云

入才子圖

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皆策蹇重戴青箱雜記亦云世傳閩安鴻漸入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其爲唐七賢宋初入才子不可得而詳也東觀餘論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此卷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瞻盼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題名云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史白凡六人尤爲不倫

濮州女子

明木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孫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爲君婦遂携至

家拜母。母疑其踪跡，俛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爲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卽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俛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易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漢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珽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扱之兩耳間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其言卽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著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別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靜寧州道士

陝西靜寧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予病者立已。求者日衆，不能給，以麈尾一揮，人人袂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取。

極力多攫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

之王九臯

王九臯字鶴鳴濮州人萬曆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
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遇關壯繆親指隙地令為建祠今濮
州大關帝廟是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目錄

談異七之五 凡六十則

一家完聚

關索

洗眼方

治鳥傷

孫文定

男子生子

采人穫

白海棠

端肅拜

三相女

白驟異

異姓

兩裴廸

黃巢

餘聞錄之訛

禾山寺顏書

郭文毅

女化男

范忠貞

挑戰

箐鷄

樂毅棗

井溢

短人

黑牡丹

范祠鳥

文昌閣鶴

萬歲

無上將軍

師資

庫庫

六丁

偏諸

銀杏

趙康敏

墨芍藥

邵進士三世姪

賽從儉

劉大成

二狼石

舞蠅虎

水蠶

熱洛河

老神仙

蹇少保

賀相國

張道人

日者

龍異

荷蘭刀劍

銅人

山溪烈婦

張巡妾

童謠

趙廷鑑

御馬

顧東橋

斷腸草

恪妃

河套喇嘛

卷二十四目畢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談異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高都姪廷掄簡菴較

一家完聚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瞻生尚御公者徇義贖金以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翌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卽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詢之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具衣悅治酒肴爲之合巹給裝而歸之人以爲女子

貞節所感

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插鐵箭一級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埠置關關吏備索以挽昇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洗眼方

右通政袁密景星廣西平樂人嘗傳一洗眼方云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明遇仙人傳此方洗一年日力如童子錄之如左每歲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

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椀於砂罐內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每洗眼日清淨齋戒忌葷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十日月小則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喂以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差見客座新聞宋三館書目有味以麥反漱二卷皆養鷹之法具醫療之術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為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

身驟長與之等且博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
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
至今存焉

男子生子

福建總兵官楊富有雙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
惟度憲親見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
子內兄張賓公實居親見之

米人葭

本草圖經人葭一椹至四椹各五葉今遼東采葭者識其苗
不語急以緯簾涼帽名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葭甚多否
則苗倏不見發之無所得禮斗儀云下有人葭上有紫氣理

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內庭曾應制賦御苑人葭詩親觀
其樹唐人詩咏人葭者絕少惟韓翃云上黨人葭五葉齊溫
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葭藥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鼎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即
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時甚穠艷女死花忽變白一時
文人奇之多為賦詠云

端肅拜

周禮九擗其一曰端肅擗今人止以為婦人之禮近見元人
題跋未亦有書端肅拜者猶有古意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
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
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
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曰此浪子和尚耳
見吳曾漫錄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姪皆有如此女子
亦一奇也

白驃異

濮州兵侍穀原蘇公祐總督宣大時一日聞邊警親率偏師
出塞禦之戰衄與衆相失敵追急馬蹶而死正倉皇間忽山
上一白驃馳下公躍而乘之得馳入塞既至驃忽不見敵退
遣人至其山跡之山有文昌祠白驃宛然在焉

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 若干昭涉詩移絮茄節棧冕招
產腰閉坑縮維防戲波友旻蟲驚友奴粟竹針線團圓續羸
狡灰迨旦俱併問風西弟諒抗朗冕角細荅扁鈿紋興行賞
彥要薨展直睢匱焉見猶玉環星部是汝式土昶駟鈔樹
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秦和
縣早禾市巡檢適修紀涿州人廣德州杭村巡檢襲鑛河南
人

兩裴迪

唐有兩裴迪一天寶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爲王鐸辟租
庸始納使朱溫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既篡位拜右僕射溫自

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入見溫目廸曰叶贊之功惟
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傳

黃巢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其甥林言斬首送徐
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爲僧依張全義於洛陽
會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
絕句特改首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爲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
說癸辛雜志又云卽雪竇禪師資退錄亦已辨之爲此言者
真亂臣賊子之尤也

餘聞錄之訛

餘聞錄記湖州吳進士爲父乞壽詞於李西涯西涯不許吳
問人口今爵位大於西涯者誰耶曰太師英國公張輔也吳
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黎媿
曾士弘筆記亦載其事不知英國公輔死土木之難與李相去
甚遠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謬何也

禾山寺顏書

禾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
徑丈數百年已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徙下今離地不
二尺矣

郭文毅

郭文毅

正

貴盛時與漢陽老孝廉劉某者爲姻一日劉之女

善至郭氏郭殊不加禮歸而訴之孝廉鬱鬱以歿既數十年矣明末獻賊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過城隍廟見懸一牌云郭正域劉某一案候審時正白書硃墨如新漢陽宗姪孟穀說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李良雨化爲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爲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婉孌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啓盛現爲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亦化爲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莊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范忠貞承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道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在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遷閩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蟲之語

挑戰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用之類要云兩陣旣立各以將出鬪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與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茸裘乘白馬出陣額名漢軍鬪將右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踏於鞍

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宋已來實有鬪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也。

箐雞

箐雞產水西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緣之如澹墨所畫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門人黃自先元治官平遠府通判云然。

樂毅棗

樂毅棗產吾鄉大倍常棗云是樂毅伐齊所遺種也太平廣記所載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棗梁國夫人棗西京雜記上林有西王母棗出崑崙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羣芳譜云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太平寰宇記濰州貢毅氏棗今青城縣產無核棗一名虛中卽西京雜記之朽棗也上林又有顏淵李出魯國

井溢

康熙二十四年長山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衆往視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鄒平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生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之類耶。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類甚多先祭酒府君嘗往購得黃白綠數種長山李氏獨得黑牡丹一叢云曹州止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范祠鳥

長白山禮泉寺卽范文正公讀書處祠在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浹旬祠上漏下濕公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霽遂失所在

文昌閣鶴

濟南府學文昌閣有二鶴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爲一軍士射中其脛此鶴每帶箭出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皆集轅門此軍方負墻立鶴忽飛翔其上矢墜焉軍士異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可忍試以筴鏃搔之墻忽壓焉鏃深入不可出軍士歎曰此鶴報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然馬伏波傳吏士皆伏稱萬歲又吳良傳注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掾史皆稱萬歲

無上將軍

滕撫傳建康元年陰陵賊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有進傳帝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人主自稱將軍與

明武宗先後一轍至與劇賊同號尤可異也

師資

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資之云者如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爲師同學爲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爲不善義亦可商師資之情後漢廉范對明帝語

庫庫

松江有庫公山庫音舍字書法姓也後漢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按融傳章懷太子注引前書音義曰庫氏卽倉庫吏後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庫姓音舍云承鈞之後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爲氏然則庫鈞之姓爲式夜切

爲苦故切漢書注亦未定其音訓氏族博考云庫氏有二漢倉氏庫氏以官爲氏又河南官氏志庫偃官氏改爲庫氏則是苦故切之庫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入去聲禡韻從舍音按式夜切字從厂苦故切字從广自是兩字兩讀因章懷注雙引之混不可辨耳

六丁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珩爲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閣洪文襄承疇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迄四載始遷少詹戲爲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一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丘靈鞠有言人居官

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獨學合稟給皆久廢用兵
己捐貲者率許在籍肄業期滿該省布政使司徑送吏部
銓授雍中人才寥寥素餐為慙耳

偏諸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綠又云白縠之表
薄紬之裏縵以偏諸服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綠顏曰偏諸若
今之織成以為要襪及標領者也杜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
織成錢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
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寸以上皆為禁物高麗史獻織成
衣襖弓劍拔子美詩題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蓋褥帳
衣帽要襪標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為衣履之綠者乃織成
之一耳

銀杏

鄉大夫有好為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
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終不悟蓋銀杏淫行
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
人亦傳以為笑

趙康敏

壽光趙康敏公訥故第為裔孫所鬻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
衣人於堂中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
悲叱咄咄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
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為名卿何不達而屢此見崇

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墨芍藥

館陶人家有墨芍藥，與曹州黑牡丹皆異種。

邵進士二世姻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嶧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栖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

憶妻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吏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展潘吏部陳伏廳言之。

賽從儉

文登人賽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夜遺地主金，老嫗赴塋，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曰：嫗欲往賽氏塋乎？吾爲嫗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汝家不能有賽氏，當世科第天啓之也，言已忽不見，嫗乃在海港中，及覓路至塋所，則旣葬矣，嫗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

有仕宦者卽以十金爲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遙見塋前有二炬遶行曾孫玉紘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已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劉大成

天啓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者德爲鄉黨所推董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啓之有女酪釵釧爲徙瘞北城隍上次日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浜人花母劉支竹漿一七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妥予之靈云云自後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享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科第甚衆

二狼石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狼石臨潼驪山亦有狼石皇甫湜狼石銘曰狼石蒼蒼驪山之旁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遑遑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舞蠅虎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憲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名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爲節凡龜鱉鰕魚之類皆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

此則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蠶

吾鄉山蠶食椒榭柘諸木葉而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泚亭孫公廷作山蠶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衾水蠶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若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蠶水蠶皆物產之異

熱洛河

盧氏雜說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賜哥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洛河祿山帳下健死名曳洛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傳會其說今齊魯間以蕎麥作麪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為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刃其嬖妾以刀圭藥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為神仙既而獻賊誤刃其愛妾洞脇潰腹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鍼紉之傳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滇以病死

蹇少保

明少保薊遼總督蹇公達字汝上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為某衛指揮以墜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

虞書新志卷三載方亨咸之文老神仙之事詳也

坐堂阜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卽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
路方異之若有人推墜河中驚而寤室廬非故而形軀已小
在棚襪中家人報蹇公入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痰
病死矣蹇公爲出涕自往護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
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成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
郎出爲故郡太守兩子已長以通家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
忍之惟時時存卹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
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卽其
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

賀相國

明相國對揚賀公

逢

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鱗魚

嘴風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
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佑自是香
火益盛日宰羊豕無算十三年斬王欲興復瀉仰道場延三
昧律師入楚過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
師及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爲大師賀
以福緣爲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爲血食之神昨因鱗魚嘴樹
妖欲覆賀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墮無
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爲我授記更布其事於四方
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鱗魚嘴行旅坦然
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衡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
安寺事相類

張道人

商丘高辛鎮有道人嘗周游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問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孀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常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日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上驅所掠婦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簷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日者

宜興陳其年維年四十餘尚為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磊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為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駮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鉉皆當不出身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簡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驤字文白之弟也

龍異

康熙壬子歲吾邑李巖副仙雷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遍體如金色爛然奪目自院中入所居之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其龍也忽雲霧滃然如烟雲庭中晦冥

遂不見伊中丞翁菴闕云

荷蘭刀劍

康熙六年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入枚皆可屈伸縈繞如帶劍俠傳載種誇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銅人

聞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舶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由旬船出其胯下或出其脇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

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日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粧易新衣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漲女顧之喜至橋半急躡身入水死乘流數里冒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人輒敢無狀吾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為合葬故夫墓焉

張巡妾

徐藹字吉人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瘕疾痛不可忍年餘瘕能作人言瀕死時見一白衣少婦問曰君識張睢陽殺妾事

虞書新志卷十九樂德海島銅鑄又高三丈安海其手指又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海只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

乎君前生爲睢陽吾卽睢陽之妾也君爲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吾尋君已十三世矣君世爲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言訖婦不見藹亦隨逝庚申在京師其門人范思敬說

童謠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謠云山佳木一且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謠云一累針二條絲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啓辛酉朱純領解亦有一牛兩尾之謠

趙廷鑑

順治甲午有某生者應試濟南瀕入闈

忽死但胸前微

暖及出闈僕忽蹶然而起生問之云適隨主人入棘闈見號舍有紅黃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則紅旗也生喜曰果爾當娶某氏女妻汝僕難之生日吾旣爲孝廉何慮彼不嫁其女乎旣入二場其僕又死如前比出復甦連呼可惜可惜生急問之曰主人已中解額因昨日一言今易萊陽趙廷鑑矣生然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發榜尾一人卽萊陽趙廷鑑也

御馬

供奉周道言御廐有千里馬毛色純黑惟顛及四蹄白長可一丈腹有逆鱗高麗所貢也

顧東橋

池北偶談 七
何元朗叢說載分宜嘗邀顧東橋樂工盈庭六七十人東橋顧從人賞銀五錢遣之明日邀六卿則聽命如小生賞賜各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宴監司賞伶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什倍矣

斷腸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站宿焉其八人者與騾夫先食方以齋素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方恠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隨視騾夫已如中惡狀仆地矣方急呼衆人皆停筋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名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騾夫食獨多遂不救方因問某曰食時若有人在後告以斷腸草者三聽其語隨出諸口初不自知也諸商欲鳴之官居人力挽之僅以百金賂騾綱其主人竟漏網道路間不可不知

恪妃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會王府中官某鴆其王反誣其妃某弑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人以爲妃之報云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古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二百里外爲砮炮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右有泉曰法兒烏蘇

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或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譚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爲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齒莖長可五寸許製甚巧有機捩之開便成蓮蕊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臥焉楹之西爲馬頭佛一佛坐以俟馬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猙獰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墻下左刀矛右旛幢少北皆虞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度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牕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卽大喇嘛蛇骨處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啓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密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盂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以人

脛骨作管銀簫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盃
中水人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婆爲獲福矣復用柏樹
一枝綴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劔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
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於柏樹之傍其鏃或以金
銀爲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澇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
頂以瓷鉢水禱於山以口噴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口此
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噴之雨即分雲而下澇則左手指間搯
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瓶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
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即愈或
其中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顛自
呼伏曰某鬼爲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
者爲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
似但所飲食者乳湏牛羊耳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目錄

談異七之六 凡五十八則

劉吏部詩

放生池

釣臺

熊仙人

蕭氏

杞縣狀元

蔡侍郎

超然琅邪二臺

荻港神

女化男

萬眉山

劍術

岳陽改名

洞庭神

韓湘像

夢解元

尤生

李叅政僕

汴筍

洞庭丐者

宣城烈婦

錢葆勳

定數

羅漢

徐蓉

化鶴

湯氏傭

裴還卿

黃大王

鄭端清世子

平陽僧

江河之異

鄱陽湖異

夢道士

帛白

石鏡

老僧

玉簪

墓樹

張公洞樹

血影

景公

李道甫妾

鷄公山神

焦桂花

擊硯圖

高陽民

潁州道士

牡丹

客星

老姜

二相

謹空

風異

涿州二生

魚腹書

名字之異

支機石

卷二十五目畢

各字之異
水之異
高則異
李則異
容異
高則異
李則異
容異
高則異
李則異
容異

池北偶談卷之五

談異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都姪廷掄簡菴較

劉吏部詩

劉公敞吏部在鳳陽與其友蘇懋旂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
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敞來微笑吟詩云
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
拖泥帶水行

放生池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實創始
焉初范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簷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

示云東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卽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爲何侍御某書豈僧卽東坡後身耶

釣臺

郟城東南有臺壘石爲之甚峻而堅鄉人傳爲釣臺或云大禹鑿羽山通沫水作此臺以鎮水俗又呼爲鎮水臺明世宗時一縣令毀以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葉尚鮮好有古劍尺餘壓其上下則一水泓然池中二魚鼓鬣游泳令竟放魚於河置劍於庫而毀之自是郟罹水患遂遷今治黃給事六鴻說黃嘗爲郟令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爲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啓戶至期闔戶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縹緲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衆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寧陸冰修嘉說

蕭氏

鈞磯立談載契丹使至江南云蕭氏與耶律氏相為終始謂江南諸蕭雖享國日淺無大罪戾是以遼之蕭氏為梁後也按遼史太宗以小漢為汴京畱守賜姓名曰蕭翰因稱蕭氏非本氏蕭也立談失考

杞縣狀元

明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一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相距百二十年禮部尚書湯公潛菴賦云

蔡侍郎

唯川蔡侍郎石岡天祐弘治中進士方嚴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湯荆峴先生賦言其為山西憲使時行部至一驛驛有

鬼為祟人不改宿驛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秉燭獨臥堂中枕傍寘一劍三更時忽風起門洞開有一人被髮跪牀下公起坐從容問之曰汝何人果有冤枉當告我為汝理之鬼徑起由廊下出公拔劍隨其後廊外皆荒草斷垣至垣外背井而殺公卓劔識之歸而酣寢及曉從者皆至公集眾至其所纏視則有尸在焉訊諸驛卒云有某甲向開店於此移去數年矣此井其後圃也公立令捕至至則具服某年月日有行客攜重貲宿其家謀而殺之投諸背井家以此致富遂遷居公立寘諸法自後驛遂無他

超然琅邪二臺

諸城李渭清澄太史言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嘉

隆間知縣顏某字琅邪秦人幼時嘗夢登琅邪臺因以自號
後果筮仕諸令秩滿竊載蘇書歸而別以廣石易之今臺上
止存八分題名九字琅邪臺上秦碑高數丈形製甚神無跌
首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又臺下入海十餘里復有
一碑每海潮退時乃可見

荻港神

順治丁酉十月當塗荻港水忽涌丈餘有宋某者臥官舫夢
神促之曰移船移船遽驚起纜已解俄岸崩如雷他舟皆溺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年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
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

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萬眉山

高學士士奇在內直一日理內府書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
安進房術書一冊裝潢精緻署臣安進字尚宛然

劍術

長興人臧湘友少逢異人授以一卷書中有劍術臧頗得其
傳海鹽陸辛齋嘉云嘗見其劍合乃以雷擊木雕成有鐵丸
二卽雌雄劍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空耳一又有白金一兩
許餘物尚五六件云鍊劍須寒天乃可鍊時時有雷電達戶
逼人毛髮云

岳陽改名

宋史秦檜既殺岳忠武以岳州與其姓同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其枝刻穿鑿至此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風因虔禱君山龍神靈應甚著得旨封爲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韓湘像

邯鄲黃梁夢社會有道人疥癩遍體衣履垢敝見市中粥竹簾者輒臥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然人競市之粥者得利亡算

夢解元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卽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畱茆舍一切飲食泊塲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後累官僉事

尤生

江南尤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無所見夜復夢如前又往亦無所遇橋側有銀工某者恠其早行頻數邀而問之尤告以夢且歎鬼神弄人如此至夜

復夢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銀工又邀而問之對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銀工曰吾誤矣昨聞君述夢聊鎔鉛錫爲之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卽舉以相贈已而中式乃倍酬銀工焉

李叅政僕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叅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其二僕皆死逾二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某將何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

背遂甦

泣筍

蜀檣杙載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冬筍則泣筍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臥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爲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擔擔明月清風底太忙

宣城烈婦

宣城北門內舊有某烈婦坊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汙穢不治一夜阮氏館賓劉姓者夢烈婦來言曰吾苦節數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後所得止此耳今子孫零落屬之他人豬潦穢雜何以堪之劉瞿然醒白主人乃爲重葺之士鵬今侍御爾詢父也

錢葆勳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勳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槭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名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

定數

秦和蕭太常伯玉士瑋之姪孟昉家素封遭亂攜珍貨直千萬至山中小菴菴僻甚人跡罕到蕭氏香火院也有彌勒佛像直殿門項可啓乃納貨其中人無知者忽大兵將襲贛州取道山中途出菴前以其僻陋初無意但稍駐午炊卽行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二馬蹄齧遂曳像於地腹中珍貨悉露卒走告其帥遂盡取之物之有定數

如此

羅漢

米紫來漢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寢一日方剃髮米家僮有吹笛者羅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製胡琴將來吹之迥異凡調米素善南曲因與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時癸丑會試舉人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則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至焉

徐蓉

米侍講漢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襍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為僧寺僧難之曰吾囊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體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

初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儕輩
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
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
涅槃衆皆不信至期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
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衆皆見周伯衡
體觀時爲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湯氏傭

宋中丞牧仲犖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
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畱書千言文
詞博奧自敘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

裴還卿

順治中蒲州秀才裴還卿讀書芮城與任公子者爲友任豪
貴武斷鄉曲一旦爲人擊其首死旣數歲矣裴再館芮城一
日晝寢夢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處非兄不
能爲我直之不得已隨之行候至一公廡儀衛森肅庭上一
官人冠冕坐睇視之卽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語以任
生云王作色而起轉入廳事後裴隨入王以門拒之不得
乃詰曰公堂何地而兄顧私語相屬耶然兄故人也當不辱
命語稍洽裴因問順治紀年有幾王疾語曰十八亟揮出令
人送歸旣覺祕不敢示人後順治十八年辛丑世祖升
遐裴始語人云

黃大王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爲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幾船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使果至黃至順治中尚在

鄭端清世子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坐竹兜四人舁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鐺每歲輒益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王值河北流寇之亂發櫃得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甚偉其第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爲妄不聽未幾及難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江河之異

己未秋江南江鳴水立如山久之乃復其故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鄱陽湖異

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身有兩翼自空中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竟不知其何怪也

夢道士

臨清胡給事某夫人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給事給事未之信詰旦入署道遇市僧驅牛三頭見給事輿過三牛跪於前若乞哀者問之則將入屠肆矣捐白金九兩贖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復夢二道士來謝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為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呪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

帛白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記但作白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興茲山僧寂然亦白氏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水經注灑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

石鏡

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木田塍歷歷皆見曾有人竊去即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石林萊言如此

老僧

鹿邑張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蘿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袞，考終久矣。僧歎欷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爲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爲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堦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曾大父游，歷歷能道其平生遊獵處。孟氏兄翁嚴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塊玉如簪形，簪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鍰，乃可。賈卽如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鍰不可。賈亦無難色。旣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後轉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鍰。比部張蓮峯顧說行說。

墓樹

張君又云：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

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北向，理不可曉。

張公洞樹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戰艦，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宜興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相傳數百年物也。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叅議棟親往伐之，樹皆血出，方驚悸得疾，旬日卒。方字子霄，稱廉吏，又奉開府檄而竟死，鬼神之靈謂何。

血影石

黃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側，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無賴子醉溺石側，石忽起擊之立死。白廷評仲調夢說

高座寺在長干雨花臺，臺側即景方二公祠。順治中一士人

讀書寺中，月色皎甚，開牕南眺，戲語寺僧曰：此景方諸公盡節處，魂魄應猶戀此。吾烏得見之。僧別去，士人獨坐室中未寢，忽有紫衣偉丈夫立牕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驚起伏地，遂不見，亦白君說。

李道甫妾

李尚書道甫三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即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艷，獨無語。眾譙讓之，道甫既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恠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匱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鷄公山神

康親王疏言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鷄公山神示豎旗列隊之異部議致祭允行

焦桂花

曹升六貞吉舍人曾於內庫檢視書籍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記烏玉黃玉綠玉白玉紅玉各若干斤玉璞七萬幾千斤後書答應焦桂花傳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擊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

工商丘人所藏又有蒲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犖中承說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痒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爲石劉工部霖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潁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爲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鎚重數十斤鎚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鎚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鎚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

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鎗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
立愈道士亦不復見

牡丹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而
洛陽為天下第一陸務觀作續譜謂在中州洛陽第一在蜀
天彭第二今河南惟許州山東惟曹州最盛洛陽青州絕不
聞矣

客星

光武與故人嚴光臥客星犯帝座桓帝與河南尹鄧萬博客
星亦犯帝座

老姜

鑑世紀聞云李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
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
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此與王振欲殺薛文清公事相
似華亭宋楸澄九籥集訛為逆瑾欲殺文清誤矣且救空同
者不止康對山也

二相

貽謀錄載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謂子游子
夏游夏二相之名亦奇

謹空

黃魯直云太祝辨九擻擻即拜也三曰空毛拜頭至手所謂
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空手也

風異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丁巳二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應占奏者并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蒙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卽行察議具奏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內閣照例票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錄之

涿州二生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爲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懇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爲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魚腹書

張生太室言順治十三年渡河至荆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買得大鱸魚長六尺許剖其腹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琲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丸子一紅甲二片香藥一裹又私書一紙半已溼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名字之異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三米蘭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即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温公跋旃蒙單闕厲陬王戊晦涑水司馬某公實觀注温公會字公實吳虎臣漫錄載曾子固懷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即王介甫少字也研北雜志云張曲江初名博物翟耆年籀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時公麟韓文公慈恩塔題名稱李翱翔之見本集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

支機石

書境錄元豐末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與支機石同齋入京師欲上之不果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方二寸不圓微剝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支機之說本誕妄不經此石不知何據予在成都見西城石犀寺後巖真觀故址廢圃墻隅有石麓如砂礫高六七尺許圍如柱礎蜀人相傳為支機石尤可笑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目錄

談異七之七 凡五十一則

三僧

大將軍小將軍

琅邪秦碑

孫真人

鹽山糖樹

李子金

石罟

黃蓮

詩竹

花仙

行寇

兩五鬼

李學顏

空中婦人

濟寧婦人

山市

黃蓮花

化虎

一家上壽

普陀石

鬼粥視

姓氏志

物異

忠勤祠神現

白雲湖

五穀大夫

賢妾

心頭小人

天上赤字

小獵犬

白毫

錢能

曾祖父母

女俠

僧三世報

兩戴達

貂參

常用尚寶

滄溟見夢

口口鴻臚

羅池碑

祁侍郎

西洋畫

陳丈人

起汕父繫

白牡丹

九尾觥

月中女子

黃天應

李坤

驟生子

卷二十六目畢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

談異

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高都姪廷掄簡菴較

三僧

繁昌魏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然三指始許之而僧死矣橋成而康孫生手缺三指焉又宣城孫榜眼予立卓之父勸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臥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為師了此願僧即罷爇延至其家為結茅如僧言

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菴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同年史狀元立菴大成鄞人其太公亦與一僧善一日見僧入宅覓之不見而狀元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夫成卽僧之號

大將軍小將軍

錢舜舉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門公實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鬪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琅邪秦碑

諸城琅邪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湖上則沒潮落則出其上歲久皆蠹房所結不可辨識又始皇鞭石成橋處石路長數百丈無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數寸海上人嚮爲盆盎之玩

孫真人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盡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掄一二藪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針針心竅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鹽山糖樹

予昔使蜀曾聞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劉郁西征記云婦掃兒城有鹽山如水晶狀方侍御邵村亭成怡亭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幹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飴食之令人飽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鈎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即用小尺就地一上縱橫量之良久自臥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得之矣使人縋上垂緇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即能知水淺深

石罍

猗覺寮記辨楛矢石罍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楛矢石罍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罍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書水靺鞨傳云云予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騫自塞外攜來石罍形如礪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黃蓮

鄆縣東三十里秦渡鎮卽文王豐邑故地有靈臺址傍有靈沼周數十頃沼中產黃蓮花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傳爲漢上林種不時結實土人亦

以爲科甲之驗鄠卽上林故地也

詩竹

鄠縣多竹園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土人以代箋幅

花仙

花仙者居鄠縣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裹糧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絕與之言但勤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化鳳供養甚誠仙常往來其家每至則聞風作自庭樹而下唯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恆與康對山王漢陂諸公相往還其貌瘦健而長鬚聲甚尖利不類人殆猿獍之屬也鄠進士文登冷王十洲那說

行雷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菹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臥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停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毳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悅忽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耳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

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弟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展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闈選亦號五鬼

李學顏

新城諸生李學顏闈後於歷下候榜夜夢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覺而喜甚榜將發行過藩司街舊例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會按名雁行排列李徑至第十八匹前撫之曰明日卽乘汝矣顧視圍人腰間有小牌書名乃李學顏也大惡之果落第

空中婦人

文登諸生畢夢求九歲時嬉於庭時方午天宇澄霽無雲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鞋素裙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于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居永清縣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濟寧婦人

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衆約會武當山進香旣再往矣歸爲其妻述嶽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費難之妻恚而自縊夫歸驚懊言於衆衆爲置觀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旁大樹下坐憩以爲鬼也曰若死矣胡爲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衆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輩濡滯吾候且數日矣今當同行胡謂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衆曰吾等百餘人渠卽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夫指觀示之曰爾旣不死前日殮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文登崑崙山有山市恆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爲海惟露一島
島外悉波濤瀾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
嶧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
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煙嵐鬱麗
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
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
以北晨行則煙靄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
氣也

黃連花

本草黃連叢生二莖三葉葉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開花黃
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江左者葉如小雉尾正月開花
作細穗淡黃白色予聞蜀人云明時馬湖府一縉紳應巡撫
某之求求之深山叢箐中凡一枝重可二兩者僅得十枝其
一枝生絕壁間募人懸組倒垂取之重至三兩者老人云兒
時卽見之每春開花大如椀紅如山茶與本草所云不類

化虎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爲虎
後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
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趨騰絕壁如履平
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卽去久之漸變虎形不復至又
八角井一農家婦亦化爲虎皆康熙二十年間事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衍聖孔公翌辰統大學士李公鄴園
之兵部侍郎孫公忭庭光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石
橋見歷城者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尚矍鑠自云生母魏
氏年百有三歲尚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
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孫家樂山下子孫有為諸生
者羣歎異之又聞章丘堪輿聶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
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尚能紡績忘其姓氏

普陀石

浙定海縣有普陀巖石有大士像華髮天然竹林鸚鵡善財
龍女之形種種皆具琴客程生曾見數枚定海縣今改鎮海

舟山置縣賜名定海

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會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顏神
鎮城隍廟時方卓午遇一老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
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尚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
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
訪之至村外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
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
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
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昇歸其家迷不知人臥病數月始
愈

姓氏志

董復亨章丘縣志蓋踵楊君謙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未增
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姓有恩木木虎高沙弭芋信訾鬲法
襲隆鑿東類部德繩郇勾絮楮善能盈匿付典太俎杲西禡
書○新城舊事云邑有仇姓併姓其姓見姓

物異

三從兄士襄之妻張夏夕已寢榻忽離故處尺許四顧無所
見忽覩梁間有小人二寸許垂首下窺小冠緇衣鬚眉歷歷
久之飛去遂失所在遺其冠乃以木為之色黑如漆

忠勤祠神現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沒者三版先高祖太僕公忠

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堦勢將入堂室司香火者張應祥晨
往視水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白雲湖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
里有河泊所與濼清即今二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
明而張中丞南溟鵬重濬小清河議乃云在濟山濼之東陶
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里不知何據也

章丘李中麓太
常著白雲湖考

五殺大夫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為五殺大夫頗以自負及
流寇之亂體元為賊掠囚繫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

池北偶談 八
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為雒南知縣。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為。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心頭小人

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已合，所唱節末，皆其平生所經歷，四折既畢，誦詩而沒，張能憶其梗槩，為人述之。

天上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茗代靖，否伏議朝治馳。移時始散，沂莒間皆見之。

小獵犬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常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大如巨蠃，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旌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盂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

壁隙抉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煙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徬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暝見蠅蚋輒齧去之事見蒲秀才松齡聊齋志異又宋中丞牧仲犖曾於柏鄉魏相國座間見一小鹿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見中丞筠廊偶筆

白毫

樂安人左某流寓淄川能日行五百里必攀援樹枝數轉始得止足底有白毫長三寸許一日足痛毫落遂不能行又濟寧人某充總河承舍畜一驢日行五百里往返京師僅五日二耳中有白毫各長五六寸行駛則挺出一日拔去鞭策不復前矣

錢能

南園漫錄載太監錢能鎮雲南有三姪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能執其人曰汝庶民敢僭號二字王賄之方免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吳逆之甥恃勢貪恣大吏莫敢問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極其豐腆冀得其歡陳視堂中有聯云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呼富人詰之曰今海寇猖厥汝乃謂海內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過市肆見有以甘蔗爲龍鳳形者皆以僭逆嚇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爲張俊升登給事劾罷

曾祖父母

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張司徒南園漫錄言其非矣。謂稱布政司爲曾祖父母則尤可笑。今不聞有此稱矣。

女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粧。髻上加鹽筮。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劔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或劔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不

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獐。至尼菴入門。有廳廡三間。東向牀榻備設。北爲觀音大士殿。側有小門。高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不妨。久之持硃封鐸山門而入。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以待。而廡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於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亾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人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

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姬入
牽一黑衛出取劔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
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返驢背
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
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
觀果紅帽頭人也衆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鑰閉
空無人矣尼高髻盛粧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
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姬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
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僧三世報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
念佛倏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
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劫金及度牒而逃
又殺吾以滅口昔投君家爲君弟高少彼亦殺君家爲女
今嫁溧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
祿終矣故再投君家爲君之子彼今遠嫁吾不能報又須轉
世報之君前世爲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
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溧陽矣東朗曰冤尚
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朗往花
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爲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罷
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課身有火光
久之乃去蓋師力云

兩戴達

藝文類聚載戴達皇太子箴廣弘明集有戴達與釋慧命書此戴達隋人非梁隱士戴安道二文梅氏采入隋文紀

貂參

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元化天啓中自遼東遷登撫考功從索貂參孫答書云貂不足參也魯矣人傳以為笑

甯尚寶

汝穎集云甯尚寶中立字爾強萬曆癸未進士家居不通賓客閨居一室人罕闕其戶或覘之但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環之累累如貫珠人曰甯善羯鼓記柘杖之節耳終莫測也

滄溟見夢

施愚山閩章在濟南時為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為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以冠朱衣來謁一白髯者南面坐蒼髯次之末坐者尤奇偉旦日拜墓下則三墓壘壘相次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磨礪如新遂刻已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楛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呂鴻臚

呂少卿祖聖滄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夢天帝召為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端坐曰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

見空中鼓吹騶從甚盛云。

羅池碑

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一石尚存相傳為蘇文忠公書估客過柳江者揭一紙即無風波之虞亂後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廷嘗理柳州為予言。

祁侍郎

明金壇祁西巘侍郎逢吉少為諸生有名嘗館某氏適鄉試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場立就七作喜甚自謂必售及將騰寫手忽反背不能握筆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

官至戶侍

西洋畫

西洋所製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見其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即眉目宛然姣好鏡銳而長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十百畫如某局而已。

陳丈人

陳丈人居彝陵沙地坡順治初年百有四歲步履視聽不衰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知事遲回頭早耳予之錢帛弗受。

起汕又繫

彝陵風俗漁人春則起汕秋則了繫每三月初八十八廿之
三日相率扣拍令聲振水面連歌徹昏曉必悲愴慷慨乃獲
多魚惟三遊洞以下十二碛以上數十里內為然謂之起汕
八月九日捕取鱖鯉先布網而後用叉自釘頭鎮以往地皆
曰繫或曰枋有金釵繫了繫繫等名謂之了繫亦如吳淞之
起叢也

白牡丹

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恆所有折
者輒得疾施侍讀愚山閩詩云空山石壘壘獨立天風吹攀
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

九尾觥

泰興季御史家有古玉觥質如助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
柄處螭首如血正赤觥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
屬注酒皆滿人以為鬼工

月中女子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
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此與予前所記二
事相類羿妻之事信有之矣

黃天應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瞽母在堂從兄天會
者亡賴也欲併其產給天應同往伐竹椎殺之而瘞其尸既

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門者告之曰爾子某月日爲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往發之開戶則聞無人跡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真天會於法

李坤

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岸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爲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曰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爲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勞及天又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

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爲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甯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遊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卽當扃門一月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與之游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奮云坤字果成

驟生子

釋典有三必死謂人抱病竹結實驟懷胎然康熙某年旗下
人家有驟生子竟無恙

